

#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

文 → 王勉



用精审的审美眼光打量张爱玲，她决计算不上倾国倾城。黑黛描画过的双眉遽然挑起陡峭的角度后又斜斜地向下坠去，纤长而浓丽，带着一分精明几许疏离；微微下垂的三角眼和少许倾斜的眼仁少了些顾盼间的风采，总是在眼神中流露出默然的神情；鼻梁是西化了的，少了些许柔美；紧抿的嘴角和坚毅的下巴又多少带着点孤芳自赏的自傲；高高的旗袍领斜削过脸颊，勾勒出一张尖尖的瓜子脸，配上精致的“爱司”头，倒是十足的十里洋场新女性的风范。她的两帧流传不止的旧照倒是真漂亮，摄影镜头将她的气质纤毫毕现地展露出来。一张是微微扬起头的模样，疏离隔膜的眼神，有一种鄙睨天下的姿态，一袭旗袍裹起瘦削的身材，绝世而独立。另一张却是低着头，眉目收敛，流露出娇羞的神情，诗里说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”，倒真是不错。

张爱玲的人生是一部基调萧索的传奇，没有翻到最后一页便永远无法猜中结局。她命运多舛的人生似乎从出生起就埋下了伏笔。无论是祖父的显赫官职还是祖母的门庭家世，书香门第的文采斐然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流淌在了她的血液中。1920年9月30日，婴儿嘹亮的啼哭震彻了张氏老宅，昭示着新生命的诞生。哭过之后的她却变得极其安静，用圆溜溜的大眼睛打量周围的一切，加上粉雕玉琢的脸庞和微微嘟起的小嘴，可爱的模样激起了父母的舔犊之情。家里人给她起了乳名叫“小瑛”，希望她像平凡的女孩子一样快乐成长。小瑛的童年确实充满着欢乐，那座巍峨的老宅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使她聪颖异常，3岁便能诵诗书。似乎杰出文人的童年都是聪慧而早熟，童年的积淀使得曹雪芹完成了旷古的名著，也是幼年的根基让张爱玲有了日后对文字过人的驾驭能力。然而张爱玲的生命永远不是一潭静水，而更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。父母间日渐升级的战火让她幼小的心灵有了第一丝的阴影，母亲的远走异乡又令她丧失了最宝贵的母爱。从此，她变得内向、冷漠，开始用一种疏离的眼光去打量世事，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冷静地讲述森然的故事。张爱玲笔下的亲情和友情总是冷漠而功利的。她用得最流畅的词是“敷衍”。每个人都带着苍白

王勉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就职于上海松江区某部门。出版散文集《那些人那些景》等多部；主编《语文新阅读》等十多种书籍，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书种。

的假面具，伪善地笑，客套地应承，等到地位发生了改变，很自然地这条看似温情脉脉的纽带便割裂了。年幼的爱玲在监禁她的陋室里整整躺了一年，缺医少药，无人问津。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，她的心底也同月色一般悲凉萧索。她也曾哭过、呐喊过，无疾而终的申诉彻底耗尽了她的感情。所以，逃出家门的时候她没有回头，甚至连眼泪都没有流，经历了生死的轮回，亲情就此不再，从此特立独行，无所畏惧。张爱玲笔下的亲情是市侩而畸形的，父母疼爱孩子，就如同喜欢的洋囡囡，只有责任却没有深挚的付出。孩子长大了又有了洋囡囡般的孩子，就这样一代代的轮回，以至于放眼皆是偏平的脸和面目模糊的五官。

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如同夏至午后的一场雨，滚滚惊雷、万注雨线加上时而降下的冰雹，来得迅猛，收势也无比迅捷，待到雨过天晴，便连涟漪都不留下。女人的爱情中的地位是需要居高临下的，展现出斯佳丽般的手段来，张爱玲在这场爱情中的姿态却是极低的，一开始已露了怯，现出颓势来。即使是深知胡兰成的花心，却仍然飞蛾扑火般地付出了全部的金钱和感情。有一张她送给胡兰成的自题小像上这样写道：见到他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。但她心里是喜欢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然而，这朵花却开不长久，待到秋风起，却已残了。从此，她笔下的爱情总是兜兜转转，离不开交易与欺骗，错误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人，爱情的结果总是苦的。小说中悲哀的女子被套上无情的枷锁，成了一个时代的牺牲者。牺牲者却又反过来成为刽子手，生生扼杀了别人的幸福。即使是大团圆结局的《倾城之恋》，结局也是昏暗的，深爱的那个人将俏皮话都留给了旁人，爱情也成了风干的红叶。

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的，她细心地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又冷不防地抛出一个注定无望的结局，叫人心生哀叹。有人说：30年代的上海随着张爱玲的离世也就落幕了。但幸好，爱恨情仇，风花雪月被她写进了书里，阅读之余，掩卷沉思，还能穿越时空感受那个时代的真实。